滥施同情有损民工尊严

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

他们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回乡过年,都不会是满面愁苦,而是带着欢欣与热切,他们不是以失败者的身份,而是以承担了责任的在外游子的身份归来。

□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

农民工骑摩托车返乡过年,过境数量将达10万之众,这是来自广东肇庆的消息。10万之众,这只是321国道一个方向的数量,从广东西行去往广西,或者更远至贵州、四川。而广东至少还有北行方向,往湖南、江西,应该也有民工骑车返回。数量当远不止10万。

珠三角农民工骑车返乡过年,已有数年,每年都引出一连串悲苦的感叹。我不知这悲苦的感叹是否合乎农民工骑车返乡的实情。在这个航空、铁路和公路运输已经形成网络的社会,农民工跨省骑行摩托车返乡,很容易使人想到“迫不得已”,从而想象一种悲惨的命运。但如果这不是“迫不得已”,而是“理性选择”呢?

“迫不得已”的想象,无非两种,一种是买不到票,一种是没有钱买票。但客观而言,春运供票紧张情况在连年缓解,无钱买票的情况,从绝对意义上说,恐怕也非能够购置摩托车的农民工的多数。骑车返乡的农民工为什么一定是“迫不得已”,而不是基于各种原因主动地选择了自己的返乡方式?

当然,即使是经过理性考虑,主动选择骑车回家,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某种情非得已的成分。当一个人的收入状况足以使几百块钱变得不再重要时,他们是否仍然还会选择长途骑行,确实是一个问题。不过,量入为出,精打细算,毕竟还是不能等同于“无力支付”。

10万农民工骑车返乡,构成了春运过程中的一个景观,他们的春运是自我完成,而不借助于付费的运输系统,他们完成了对自己的春节运输。无论如何,我不会赞叹这景象的壮观,不会赞美“农民工现在都有摩托车了”,不会赞美“民工返乡中体现的经济头脑”,因为正如上述,哪怕他们是主动选择了返乡方式,仍然大多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和家庭的经济背景,这就是主动选择后面的无奈成分。

但另一方面,我也不会过分想象骑车返乡的悲情或者苦情。我想,每个农民工在返乡的路上,都怀着急切、兴奋、欢欣、团聚的心情,而不是悲苦之色。他们是回家过年,而不是回家痛哭,他们不是怀着悲戚上路的。悲情与苦情的想象,甚至渲染,不仅不符合他们的心情,而且可能蔑视了他们的自尊。

同情是可贵的情怀,农民工总体背景的弱势性与悲苦性也不容置疑。然而,即使如此,同情仍然有施之得当的问题。同情可能滥施,使被同情者陷入尴尬,被同情者可能因为被贬损,就像对一个残疾人过于周到的帮助,可能使他感到自己被当成无法自立的人。相似的,对农民工的任何行为都加以同情眼光,不仅容易陷入先验主义,而且容易使之“不敢快乐”,因为同情者可能认为一个悲苦者的快乐是缺乏自知和自觉,这实际上剥夺了悲苦者真实生活的资格。他们将不能有欣喜、娱乐、玩闹、兴奋以及所有快乐的情绪。对农民工的主动行为以怪异眼光视之,并寄以同情,未必是同情的正当施用,可能是对农民工的特殊形式的蔑视。

我不是没有看到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以及个别的采访,照片上有茫然的面孔,访谈中有伤感的叙述。但我不知道这是预定基调的采访,还是代表着多数。同时,我不知道这些农民工的平均骑行距离是多长,平均在途时间是几天。如果平均距离和在途时间不是太离谱,骑行回家未必不是一种在他们看来“投入产出比”最优的选择。或许,相比于那些距离更遥远而不可能选择骑车回家的民工来说,这些能够骑行回家而节省几百上千元路费的民工不仅不是一种苦情,反而会羡慕的对象。

骑行回家,可能有各种情况。经济因素即“投入产出比”当然是最根本的因素。在这一根本因素内,可能还有一定距离范围内骑车返乡的风气,乘用付费运输系统和自驾车辆的方便性,往返双程的可控性,回家以后的行动自如性,乃至摩托车在打工地点的保管麻烦等等次要因素。总之,情况可能比简单的悲苦叙事要复杂。

农民工骑车返乡,仍然会发生在途费用,更重要的可能是不安全因素的增加,对此,路经各地予以可能的关照是必须的,例如肇庆市面对集中过境的民工返乡摩托车流有警车开道、提供热粥等服务。只是在任何情况下,人们首先要确认农民工虽属社会底层,但他们是正常的人,有健全的理性、正常的情感,能作出合适的选择,也能表达正常的悲欢。他们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回乡过年,都不会是满面愁苦,而是带着欢欣与热切,他们不是以失败者的身份,而是以承担了责任的在外游子的身份归来。

农民工乘车回乡,请祝他们一路顺遂。他们骑车返乡,请提醒他们注意安全。无论乘车还是骑行,可能都是正常的方式,应以正常眼光视之,以正常反应待之。

刘洪波

名嘴同期声
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

孟非 零距离

“如果不是学校提出要求,哪个家长会折磨孩子去上什么这个班那个班呢?”

——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把奥数被妖魔化的原因归结于家长和培训机构,孟非认为学校以奥数成绩作为入学门槛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
东升 东升工作室

“如果老是这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于无聊的‘争议’,它应该属一种倒退,既非民主也非和谐。”

——6·30惨剧过后,酒驾者依然众多,东升对人大讨论时有人反对“将酒驾者一律拘留”入法感到不解和恼火。